

瞬息京華

林語堂／著
郁飛／譯



林語堂

瞬息京華

湖南文藝出版社

〔湘〕新登字002号

瞬息京华

林语堂 著 郁飞 译

责任编辑：弘 征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1年12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5.125 插页，5

字数，604,000 印数，27001——37,000

ISBN7—5404—0823—5

I·644 定价：10.20 元

谨 以

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期间写成的本书

献 给

英勇的中国士兵

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成为自由的男女

MOMENT IN PEKING

A Nove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fe

by Lin Yutang

据美国 John Day 公司 1939 年版译出

目 次

1	序
2	人物表
5	第一部 道家的两位小姐
317	第二部 园中的悲剧
527	第三部 秋之歌
777	译者后记

附 录

783	关于《瞬息京华》	林语堂
	——给郁达夫的信	
786	语及翻译（摘录）	郁达夫
787	谈翻译及其他	郁达夫
789	嘉陵江上传书	郁达夫
790	谈郑译《瞬息京华》	林语堂
796	关于《瞬息京华》	林如斯

序

林语堂

何谓小说？顾名思义，无非是“琐细之谈”？因此，读者不妨在百无聊赖之际，来稍稍听一下这部“琐细之谈”吧。

这部小说既不是现代中国生活的辩护书，也不是其大暴露，那是近年许多中国“黑幕”小说的意图。本书也没有讴歌旧的生活方式或者偏袒新的生活方式。这部故事叙述的不外是当代男女如何成长，如何学会共同生活，他们的爱、憎、怒、苦、乐，一些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如何形成，以及最主要的：他们如何适应这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的境地。

祖母 (孙氏) 锦缎	{	孙太太	{	曾平亚
		曾文伯		孙曼妮……阿萱
		曾太太 ……		小喜儿
		(刘玉梨)		曾襟亚
		雪蕊		舒暗香……两子一女
		凤凰		曾孙亚
		桂姐 ……		曹丽华
		紫薇		曾爱莲……两子
				曾丽莲
				王大卫

钱太太	{	钱素丹	其他人物	
		王佐	宋庆龄	傅增湘
		巴固	辜鸿铭	傅太太
		钱素珍	林琴南	齐白石
		钱素同	蒋太医	董娜秀
			王克敏	

第一部

道家的两位小姐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第 一 章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清早，一批骡车来到北京东城马大人胡同西口，有几头骡子和几辆大车一直排到顺大佛寺红墙的那条南北向的小道上。赶车的起身早，天刚亮就来了。他们七嘴八舌，大清早就免不了人声嘈杂的。

五十上下的老人罗大是雇了这些骡车即将出远门的这家子的总管，正抽着旱烟管注视赶车的喂牲口；而赶车的则彼此说说笑笑，吵吵闹闹，从牲口逗到牲口的祖上，最后互相逗乐。

一个说：“这年头跑这么一趟，谁知道回来是死是活呢？”

罗大说：“你也要了个好价钱，不是吗？一百两银子够买那么块地了。”

“人死了银子有什么用？”那个赶车的答道，“洋枪里的子弹才不认人呢。嘭腾一声打穿你脑袋，你就翘了辫子。瞧这骡子的肚皮！血肉怎么挡得住子弹？可是有什么办法，总得挣口饭吃啊。”

“难说啊，”另一个赶车的插进来说，“只要洋兵进了城，北京的日子就不会那么好过了。我呀，倒宁可离开。”

东边升起的太阳照到公馆大门，梧桐树叶上的露珠闪闪发光。这里是姚公馆。大门谈不上气派——小小的黑漆门中间有个红色的圆形。梧桐树影恰恰落到大门上，一个赶车的正坐在陷进地面的一个低矮石头桌面上。早晨够轻松愉快的。可是天空晴朗，准又是一个大热天。树旁摆了一只不太大的茶缸，是盛暑时节供过

往行人解渴的。但这时还是空的。一个赶车的见到茶缸就说：“你们家老爷，专做好事。”

罗大答道，世上再没有比他们家老爷再善的人了。他指指门柱边上贴的一张红纸条，赶车的可不识上面写的字；罗大就解释给他们听，纸上写的是免费发放霍乱、痧症和痢疾灵药。

“这倒是要紧的，”赶车的说，“您行个好给我们点，路上用得上的。”

“跟我们家老爷上路还怕缺货？”罗大说，“你们带和我们老爷带不是一样的？”

于是那帮赶车的想从罗大那里打听这份人家的情况。罗大只告诉他们，老爷是开设好些药铺的。

不久，老爷出来看一切准备停当没有。他四十来岁，短小结实，两道浓眉，眼睛下面皮肉松垂，没留胡须，脸色健壮，头发乌黑。他走路的姿态轻捷而稳健，步伐缓慢而坚定，一望便知是个中国武术训练有素的人。身躯稳如泰山，随时提防前后左右的突然攻击；一脚挺立地面，另一只脚向前微弯，一种放开的自卫架势，决不至于失掉平衡。他向那群赶车的打了个招呼，看到了空茶缸就嘱咐罗大，他出门之后每天要照常冲上满缸茶水。

赶车的一群齐声称赞：“您真是个大善人。”

他走进门去不久就出来一个美貌的少妇，纤纤小脚，乌黑的秀发挽了个松松的发髻，身穿宽袖的粉红夹袄领子和袖子都滚上三寸宽的湖绿色缎子边。她大大方方地同赶车的说话，丝毫没有中国大家少妇的羞怯神态。她问到骡子可曾喂过，就进门去了。

“你们家老爷好福气！”一个年轻的赶车人赞叹道，“真是善有善报。有这么位年轻漂亮的姨太太！”

“烂掉你的舌根！”罗大说，“我们家老爷根本没有姨太太。这位少奶奶是他守寡的干女儿。”

那个赶车的嬉皮笑脸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大伙全笑开了。

马上又出来一个仆人和几个漂亮的小丫鬟，不过十二三岁到十八岁模样，都抱了被褥、挽着包袱、提着水壶等。那群赶车的看得眼花缭乱，可不敢再品头论足了。跟出来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罗大对赶车的说这是少爷。

这样乱糟糟的过了半个小时，要出门的这一家子人都出来了。那个美貌的少妇领了两个小姑娘又出来了。两个小女孩都穿得很朴素，白洋布单衫，一个绿裤，一个紫裤。富家小姐同女仆的相异之处就在气度之安闲从容；眼前那位少妇拉着这两个小姑娘的手，那些赶车的便知这是公馆里的小姐！

“小姐，上咱的车吧，”那个年轻的赶车人说，“别人的骡子差劲。”

大小姐木兰想了想，比了一下。另一辆车的骡子小些，可是那车夫的长相讨人喜欢。而这个年轻车夫头上长了恶疮。木兰挑选的是车夫而不是骡子。

生活里的许多小事，本身全无意义可言的，只有事后从因果关系回顾起来才会领悟到后果之非同小可。要是这个年轻的车夫头上没长恶疮，木兰也不至于跨进那另一辆套了像是有病的小骡子的车，一路上就不会发生那样一些事情，木兰的一生也就会是另一种样式了。

一阵忙乱中木兰听到她母亲在责骂另一辆车上的丫鬟，十六岁的银屏装扮穿戴得太艳丽；银屏在众人面前自然羞愧敛容；十九岁的丫鬟翠霞正在扶太太上车，却在暗笑并庆幸自己懂事些，遵照太太的吩咐，上路不事修饰。

一看便知太太是一家的主宰。她三十多岁，宽肩方脸，体态丰腴，话音清脆，总带号令口气。

大家都已坐定，只待启行了，却看到那个名叫乳香的十一岁

小丫鬟在门边哭。他因为同罗大和其他仆役留下而十分伤心。

“让她也走吧。”木兰的父亲对太太说。“她至少可以帮你装装水烟筒。”

于是乳香就在最后一刻跳上丫环的那辆车。似乎已经各就各位，姚太太大声吩咐丫环们放下车前的竹帘，不许多向外面张望。

盖住的大车共是五辆，每对骡子中间有一匹小马。冯家舅爷和少爷乘坐头一辆车，后随的是太太和年长丫鬟翠霞的车，翠霞抱了个两岁的幼儿。第三辆车是木兰和她妹妹莫愁，以及干女儿珊瑚。再后面一辆是另外三个丫鬟银屏、十四岁的锦罗和小乳香。做父亲的姚思安独自坐在最后一辆车里，他儿子迪人不愿同他乘一辆车，宁可跟随舅舅。

男仆罗同是罗大的弟弟，坐在姚思安那辆车的外面，一条腿搁在车辕上，另一条腿荡空。

姚太太在那些围观的人面前高声宣告他们是去西山走亲戚，几天就回来，实际上他们是往南去。

不管他们往哪里去，旁观者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是逃避因拳民之乱而正向北京杀来的八国联军。

于是车夫一阵吆喝：瓦得儿——吼！打……得儿！皮鞭的清脆声响，这一行出发了。孩子们兴奋异常，因为他们是头一次回杭州老家，以前只听父母时常说起。

* * *

木兰非常崇拜父亲。他直到七月十八才决意逃离北京；现在既已决定到杭州老家去避难，准备此行也还是十分冷静，分寸不乱。因为姚迪安是个真正的道家，万事不至激愤。

木兰常听父亲说：“激愤对心灵无益。”他还有一个论点是：“正直自持则行事不逾矩。”日后木兰屡次想起父亲的这句话。这话成了她的一种哲理，使她开朗乐观，勇往直前。使人行事不逾

矩的世界是个善良、欢乐的世界，~~这才叫气贯长虹~~也有勇气逆来顺受。

五月以来空中就已战云弥漫。外国联军已经攻占了海岸炮台，可是拳民麇集乡间，势力日甚，颇得人心，已经拆毁了通北京的铁路。

避免对列强开战呢还是利用拳民，西太后在两者之间捉摸不定。义和团是一股陌生而莫测高深的吓人势力，他们的一项宗旨便是毁灭在华洋人，他们自称身怀法术，有魔法保护他们不怕洋人的子弹。朝廷头一天下诏捉拿“拳匪”头子，第二天却委派倒向义和团的端亲王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镇压“拳匪”的决定被推翻同朝里的密谋大有关系。西太后早已剥夺皇上、也就是她外甥的实权，正在策划废黜他。她一心想把端王的儿子，一个不成器的浪子扶上宝座。端王估量对外人开战会增强自己的权力，使儿子入承大统，就怂恿西太后相信拳民的法术真能抵御洋枪洋弹。况且，拳民早已声称要捉拿一龙二虎祭天以惩其误国之罪。一龙就是主张变法的皇上，两年前的“百日维新”吓破了守旧官僚的胆；二虎则指负责洋务的年迈的庆亲王和李鸿章。

端王伪造了一份北京外交团的联合照会，要求西太后还政皇上，遂使这个老太婆以为外国人同她废立皇上的打算作对，因而决定与拳民共命运，他们得势的秘诀就是“赶尽洋人”的呐喊。几个开明的大臣反对拳民，因为那帮人主张的焚烧使馆有违西洋惯例，但他们被端王杀害了，国子监祭酒竟至剖腹自尽。

实际上拳民已经渗入北京城了。一位参将奉旨去弹压他们，却中伏被杀，下面的兵勇都投向拳民了。拳民深得民心，旗开得胜，已经占有北京，杀戮洋人和华人中的教徒；焚烧教堂。外交团提出抗议，可是奉旨去查究拳民的大臣刚毅却奏复道他们是“上天差遣来驱逐洋人以雪国耻”的，暗中成千上万地放他们进城。